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photograph of a woman operating a traditional wooden loom in a workshop. She is focused on her work, pulling threads through the loom's frame. The scene is dimly lit, with light filtering through windows, creating a warm, historical atmosphere.

布丝族

黄晓○著

纺织文化与性别视角

光明日报出版社



本书由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出版资助



布依族

黄 晓 ◎著

纺织文化与性别视角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依族纺织文化与性别视角 / 黄晓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5112-1697-7

I. ①布… II. ①黄… III. ①布依族—纺织—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②布依族—性别差异—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K28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6504 号

布依族纺织文化与性别视角

著 者: 黄 晓	摄 影: 黄 晓
出版人: 朱 庆	终 审 人: 武 宁
责任编辑: 曹 杨 曹美娜	封面设计: 周 蕾
责任校对: 姜 燕 余婷婷	责任印制: 曹 靖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5(咨询), 67078945(发行), 67078235(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 gmct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华沛德律师事务所张永福律师	
印 刷: 成都天金浩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成都天金浩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87×1092mm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1697-7	
定 价: 35.00 元	



◎库区移民在新居依然保留着织布习俗



◎在家的妇女探索着用毛线进行新的编织



◎这些土布是老人将来重要的遗产



◎织布机和小孩陪伴着留守妇女



◎与“尚青”差异较大的威宁新发乡布依族服饰



◎在古老织布机上忙碌的布依族老人

◎调研中巧遇衣着整齐的布依族留守妇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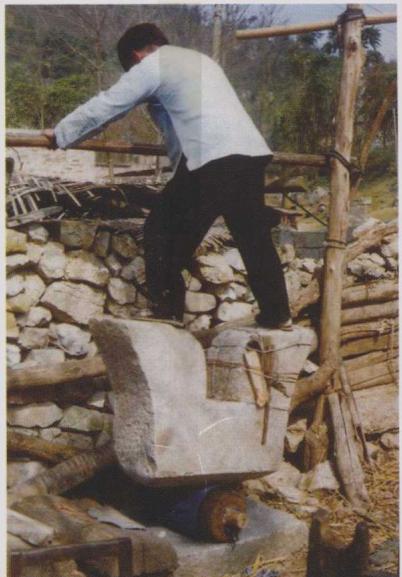
◎精美的枫香染是珍贵的嫁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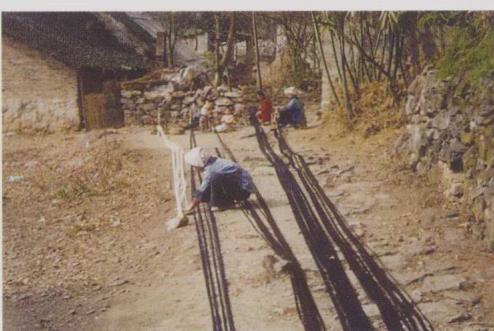
◎贞丰十年前繁盛的土布市场



◎专业的染织户



◎传统的石碾压布技术



◎桃纱理线已成为村子里老少妇女都能从事的新行业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农耕文化凸显的布依族	8
第一节 农耕文化的特点	8
第二节 布依族农耕文化	9
第三节 布依族家庭纺织再现农耕文化	16
第二章 布依族纺织生产发展概述	18
第一节 布依族纺织生产的历史记忆	18
第二节 布依族纺织生产发展历程	24
第三节 布依族家庭纺织现状	43
第四节 小结与思考	45
第三章 从布依族纺织生产到纺织文化	46
第一节 布依族纺织生产	47
第二节 布依族纺织文化	62
第三节 布依族纺织文化的社会价值建构	69
第四节 小结与思考	71
第四章 社会性别与社会性别分析	72
第一节 社会性别概念	72
第二节 社会性别分析	74
第三节 社会性别在民族文化研究领域中的应用	76

第五章 布依族纺织文化建构下的性别文化	79
第一节 性别文化的含义	79
第二节 纺织文化对性别文化的建构	80
第三节 布依族性别文化评价	88
第四节 小结与思考	90
第六章 布依族纺织文化与性别发展理论	91
第一节 性别与发展理论	91
第二节 性别发展理论中的差异性问题	94
第三节 布依族纺织文化对差异性的回答	95
第七章 典型个案调查	106
第一节 惠水县布依族纺织文化调查	106
第二节 镇宁县布依族纺织文化调查	131
第三节 贞丰县、惠水县、安顺地区调查访谈材料	149
参考文献	186
后记	188

绪 论

布依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历史悠久的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贵州、云南、四川等省，总人口 284 万余人。其中贵州布依族人口最多，占全国布依族人口的 97%。^① 贵州布依族主要分布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安顺地区，其次是贵阳市、六盘水市、毕节地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在云南省的富源、罗平、马关、河口等县，四川省的宁南、会东、木里、普格等县，均有布依族居住。在贵州布依族聚居区先后建立了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在布依族其他居住地，也相继建立了近百个布依族乡和民族乡。

布依族的起源，一般认为可以追溯到我国古代越人。^② 根据出土文物考证，在新石器时期，已经有布依族先民古越人活动于云贵高原，创造了灿烂的石钺文化和青铜文化，是开发云贵高原最早的先民之一。历史上，布依族在秦汉以前自称“濮越”或“濮夷”，东汉六朝称“僚”，唐宋称“蕃蛮”，元、明、清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称“八番”、“侬家”、“仲家”、“布笼”、“笼人”、“土人”、“夷族”等。1953 年，经国务院批准，统一称为“布依族”。

布依族素有“水稻民族”之称，居住环境依山傍水，传统农业以水稻耕作为主。布依族“勤耕织、善治田”，在贵州各府、州、县志中都有叙述。

在新中国成立前，布依族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是地主经济和小农经济结合，一家一户成为基本的生产单位，农民不仅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也

^① 贵州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 贵州省志·民族志 [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2: 153.

^② 韦启光, 等. 布依族文化研究 [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9: 1.

生产自己需要的手工业品，分散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以及自然分工形成的男耕女织，构成了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布依族传统的家庭手工业主要是纺织业，布依族女子从小就受到长辈的传授和纺织环境的熏陶，家家备有纺纱车、织布机。女子除了农忙季节外，其余时间白天劳作和做家务，晚上挑灯从事纺织手工劳动，冬闲时候则终日纺织。从种棉花到收花、轧花、纺纱、织布、漂染、缝制，整个过程全部是在家庭内自力更生完成。在满足自己家庭的需求后，如果有剩余，就用于出售。新中国成立后，布依族地区与全国一样，经历了土地改革、集体经济、改革开放多个发展阶段，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分布在不同地区的布依族，其生活方式也出现较大的差异性，有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地区，也有还需要国家帮扶的偏远贫困山区，在这些不同的布依族地区，纺织文化的表现形态也不尽相同，传统布机、土布也就在诸多形态中延续了下来。

布依族的纺织文化是如何保存下来的？在自然经济社会，作为家庭生产的重要补充，在家庭和社会发挥了哪些作用？在现代经济发展的当代，布依族乡村又有什么改变，妇女的纺织是否还在延续，其织物的功能何在？作为土布生产者的布依族妇女，在长期的纺织劳动中，是因为生产的需要还是文化的规范使她们还端坐在织布机前？纺织文化铸造了怎样的性别文化，对当代社区发展的意义何在？

为了回答以上问题，笔者通过文献资料的查询、相关研究的学习，并通过重点乡村的实地调研，用访谈材料作为本书写作的依据，努力寻找着问题答案。

本书涉及的布依族纺织，主要是针对布依族棉织品，由纺织衍生出来的蜡染、刺绣等工艺不在本书研究范围内；所分析的性别文化，是由纺织生产和纺织文化派生出来的性别文化，并非从广义范围进行考察；本书并非是对布依族纺织物质文化进行细致研究，而是想透过纺织这一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形态，探究纺织文化对社区发展的意义和作用，探究性别文化的民族性。

—

由于布依族人口中的 97% 生活在贵州，笔者在对全国布依族纺织情况大致摸底的基础上，主要选取了贵州省作为调查面，曾到过贵阳市的花溪区、乌当区、开阳县，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兴义市、贞丰县、安龙县、册亨县、晴隆县，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都匀市、惠水县、贵定县、长顺县、荔波县、罗甸县，安顺市的镇宁县、关岭县、平坝县以及毕节地区的黔西县、织金县，对贵州布依族聚居和杂居的多个村寨进行了考察；在此基础上，重点选取了历史上商贸交易繁盛、土布市场比较兴旺的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的贞丰县、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惠水县、安顺市镇宁县作为该书田野调研点，进行了田野调查。

课题组曾到过的调研地



(注：该图所标注点为笔者曾经到过的布依族聚居地和杂居地）

布依族是一个有语言无文字的民族，主要的历史记载都依托少量的汉文献；在当代，因布依族家庭纺织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民族习惯，而没有将其纳入国民生产的范畴，所以缺乏相应的统计资料和文献记载，只有通过布依族老人的回忆，相关联的政策条文的分析，理清纺织延续的点点滴滴。通过对不同人群的访谈，发现纺织物的功能所在，发现纺织文化生成，发现纺织文化所建构的性别文化对当代社区发展的意义。

布依族纺织在各地的保留程度不一，在还有3万多布依族人口的云南省，罗平县的多依村还有少数人家保留有传统的织布技术，专门生产土布作为旅游商品，但不普遍；四川布依族几乎已经不再使用传统的织布技术了，织布机也难以寻觅；保留最好的还是在布依族人口最多的贵州省。目前贵州省布依族纺织文化的保留情况是，大城市周边的布依族地区，如贵阳、安顺周围的布依族，生活方式基本与汉族相同，大多数布依族已经不使用民族语言，传统的纺纱织布早已成为历史记忆；历史上曾经是商贸要道、曾创造出家庭纺织业的辉煌历史，现今距离县城、乡镇较近的布依族聚居区域，交通方便，现代经济对该区域影响较大，布依族的生活方式发生了较大改变，民族语言还有保留，民族服饰部分汉化，主要以贵州的镇宁、贞丰、兴义、惠水、荔

波等地为主，这些地区的布依族纺织习俗仍然存在，织物品种丰富，不仅自用，也进入流通领域；还有的布依族偏远贫困山区，交通闭塞，生活条件较差，需要政府的贫困救济，自然经济成分还表现突出，纺织生产继续存在，家家户户都有织布机，但因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纺织产品只是满足自用，文化规范下的织品特征明显。

惠水县布依族聚居的村寨，传统织布机保留数量较大。据乡政府统计，羡塘乡约有 50% 的家庭、雅水镇约有 30% 的家庭、长安乡约有 70%~80% 的家庭还保留有织布机。仅羡塘乡就有 800 多台织布机，其中布依族聚居村 755 台，布依族杂居村 50 多台，全乡织布的布依族妇女约 400 多人，年产土布约 1000 多丈。目前长安乡还有 30% 的家庭仍在自留地里种植棉花用于织布。惠水县多数布依族乡镇 30 岁以上的布依族妇女还穿着自己织布、自己缝制的民族服装，某些地方男性也保留有民族服装的上衣，重大节日和红白喜事时必须穿着。在布依族聚居的乡镇集市上还有土布交易，只是土布交易量近年明显减少。

镇宁县布依族纺织文化保留较好的地方在中部和南部，也就是第一和第二土语区，县城周边第三土语区编织土布已经很少，但织锦和蜡染还存在。镇宁中部地区，有一半以上的布依族家庭还保留有织布机，仍然在开机织布，穿着土布缝制的衣服，在集市、乡场上，仍然进行着棉纱和布依土布的交易。^① 据笔者调查，中部地区马厂乡布依族聚居的寨子，80%~90% 的家庭还保留有织布机，30% 的家庭还在织布；南部地区布依族村寨，目前有 80%~90% 的家庭还保留着织布机，有 50% 以上的家庭还在使用。南部六马地区布依族妇女手工生产的“布依布”，历史悠久，以精美出名，20 世纪 80 年代末还作为出口产品销往日本、美国、加拿大以及东南亚国家。据六马乡政府统计，目前在全乡共有 1755 台左右的织布机，其中民族村约 741 台，杂居村约 1014 台；全乡织布的布依族妇女约 2232 人，已婚约 1658 人，未婚约 574 人；全乡每年土布产量约 17000 匹，用于销售的大约 9000 多匹，用于制作自用衣服约 7000 匹，其他 1000 多匹用于红白喜事、人亲送礼等。目前主要集中的土布市场就是板乐镇集市，平均每场土布上市数量约 102 匹，上市人数 21 人，土布交易数量 85 匹，交易人数 41 人。布依族色织布成了镇宁布依族传统的纺织品，布料厚实，工艺精致。色彩鲜艳，图案多样，纹样有斗纹、斜纹、米纹、回纹、格纹等 20 多种。

贞丰县布依族纺织文化历史悠久，至今仍然梭声不断。在民间，将贞丰县划为上半县和下半县，上半县在历史上处于商贸要道，布依土布不仅自用，而且成为当时主要商品，现今在珉谷镇和乡场集市上都还有土布交易。上半

^① 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文广局. 镇宁非物质文化遗产 [G]. 黔新书内资准字第 330 号, 2007: 49.

县的布依族村寨，50%~70%的家庭还保留有织布机，村寨之间也有差异，如纳磨村235户布依族家庭就有196台织布机，约占总数的90%；纳孔村不到50%的家庭有织布机。除了织布，依托县城的机织棉纱市场，理纱挑线也成了上半县织布延伸出来的副产品。下半县的布依族村寨，平均70%以上家庭都有织布机，有的偏远地区达到100%，但多数为自用，很少用于交易。如沙坪乡尼罗村，100%的布依家庭保留有织布机，婚丧嫁娶之时必须使用土布。^① 上半县和下半县布依族妇女的服装也不完全相同，上装有长有短，下装都是同样的大裤脚。也有少数妇女平时着汉装，但在赶场走亲戚等正式场合，必须穿民族服装。

望谟县布依族纺织文化保留完整，2010年被贵州省布依学会授予“中国传统纺织文化之乡”。

册亨布依族家庭纺织的土布花样众多，许多妇女被授予省级和县级文化传人称号。

布依族纺织文化至今在一些民族自治地区和民族聚居村寨，还有相当数量的存在，保留有自用和商品交易功能，在商品经济极大发展的今天，显得是那样的特别。

三

布依族纺织生产，最初是为了满足人的基本的生存需要，为了御寒而出现的智力劳动。随着人类审美情趣的提高，附丽在它上面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和增加，并逐渐演变为既有实用价值又有文化内涵的特殊劳动。布依族纺织生产经历了编织——纺织——编织的过程，创造出的棉产品一直在家庭和社会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具有广泛的实用价值和经济价值。布依族纺织产品从古至今所发挥出的实际用途主要有几方面：一是生活所需，包括缝制衣服、头帕、床上用品、日用品（口袋/书包、洗脸帕、抹布等）；二是成为贡品和赋税替代品；三是姑娘嫁妆；四是白事孝帕、祭帐；五是人亲，包括走亲戚送礼、红白喜事送礼等；六是商品。这些功能，在不同的时期偏重不一，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变化。

布依族妇女生产出来的棉纺织品，经过千年传承依然存在，纺织生产已经内化为一种文化，被布依族群体所接受和认同，成为该民族的一种生活方式，纺织产品的实用价值和经济价值逐渐减弱，文化规范却使它得以保存。由纺织生产生成的纺织文化，表现了布依族妇女心灵手巧与勤劳能干，象征

^① 该测算数据，根据所调查的典型村寨情况，并与熟悉当地布依族情况的民族干部商榷核实而得出。

了家庭富裕，体现了民族认同，展示出了子嗣兴旺、孝行有道，同时还抒发了农耕文化的诗意情怀，这些文化特征，都是在日积月累的丢梭动作中完成的。

由纺织文化所建构出的性别文化，在促进家庭和谐、维护社会秩序、弘扬民族文化、追求两性平等等方面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布依族性别文化的建构，是建立在布依族妇女对生产资料占有的基础之上的，通过对生产资料的物质转化，通过物质转化过程中个人情感的倾注，获得了家庭和社会的评价与期许，获得了权利。纺织文化所建构出的性别文化，在不同的时期，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期许和评价会随着纺织产品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而变化，布依族妇女获得的权利也会随之相应改变。文化一旦形成，又会反过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要求人们恪守既有的条约和共同形成的价值理念，这样，已经获得的权利就在这一过程中抗争，要么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延续，要么就被解构。布依族性别文化所表现出的妇女自立、自主、自尊，表现出的对女性劳动的肯定与尊重，都是家庭和社区建设不可或缺的精神要素。

四

从布依族纺织活动去透析该民族的文化，并发现文化的价值与现实意义，其过程需要细致地分析和思考，书中所涉及的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成为本书的挑战，也成为将来持续研究的任务。通过对布依族纺织文化的研究，有几点认识总结如下：

1. 布依族纺织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产物，曾经作为农村家庭经济的重要补充；至今在偏远的布依族乡村，尤其是我们调查的布依族地区，耕织还一直存在，一直没有出现过分离，只是织的作用越来越小，它的经济价值在不断削弱，文化价值却有所提升。耕织分离是需要条件的，农业人口的大量存在、偏远地区生产力发展速度较慢，农村自然经济将与现代经济并存，这些在短期内都难以改变，都将成为耕织分离的阻碍。

2. 目前还保留有布依族纺织生产的多数地区，土布的经济作用在减弱，文化的作用成为保留和传承的主要因子。布依族纺织，在漫长的生产、使用过程中，已经内化成一种生活方式，形成自身的一种文化形态，并反过来制约和规范着布依族男女的日常生活，也就使得这一被本民族所认同的文化继续保留和存在着。

3. 布依族妇女的家庭纺织劳动，不能简单地看作“妇女劳动”或“民族习惯”，它曾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出重大作用。怎样评价这一家庭劳动，如果不将其纳入国家视域来考量，它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有经济价值的产业，也就只能被永远当作“妇女劳动”或“民族习惯”，也就无从在现有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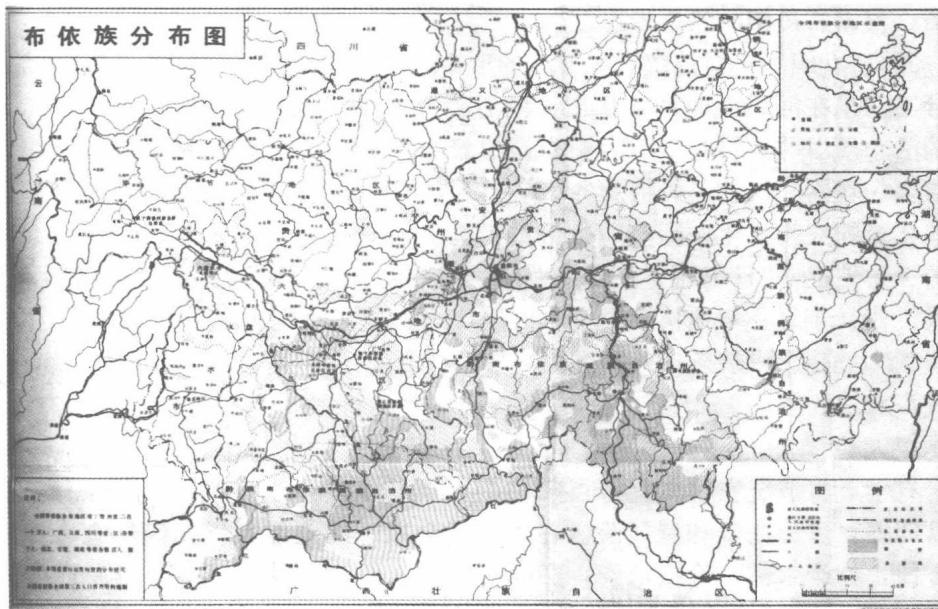
值框架下度量民族妇女的劳动。

4. 布依族大多生活在偏远山区，在短时间内要实现城镇化现代化困难巨大，这就需要换一种发展思维，不要试图用一个新的高效率产业迅速取代传统的家庭手工业，而是需要将这些散漫于各个家庭的家庭手工业组织起来，实践费孝通先生曾提到的“家庭工业的合作组织”。

5. 性别文化的差异性问题，是不容回避的事实，只有对这种差异性给予尊重，才能发掘性别文化的积极作用。布依族纺织文化建构出的性别文化，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因此，便具有自己的特点。它所表达的价值取向不能用主流文化建构的价值取向来衡量。不同的价值取向就决定了性别文化的形态，文化没有优劣高下之分，性别文化同样选择了适合它生存的环境而存在。

6. 在分析性别文化的过程中，不仅要看到物质经济所带来的权力效用，也要看到除了经济之外的其他因素，如情感的投入，这份投入也收获了特殊的权力，从家人的赞许和敬重情感中，真切体会到了布依族纺织妇女是收获者。

7. 布依族纺织文化建构下的性别文化，在建设礼仪文化、维护家庭和谐、维持社会秩序方面做出过贡献，也必然会影响今天的社区发展，合理利用和积极建设，是今天的任务所在。



注：该图来自《布依族简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根据第三次人口普查情况绘制，虽然时间上较久远，但对布依族分布情况绘制得比较细致和全面，故以此图为参考。

第一章 农耕文化凸显的布依族

第一节 农耕文化的特点

农耕文化是以种植经济为基本方式的农业社会的文化，它是在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生活和社会行为模式的总和。从广义上来看，它既包括强制性的制度范畴，如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各式各样的规则等，也包括非强制性的制度范畴，如林林总总的社会风俗、习惯、传统、价值形态等。

“男耕女织”是对传统农耕文化的形象解读，也体现了早期农业社会的劳动分工。早在河姆渡时期，从出土的谷物化石就说明“农耕”已经出现，人们的活动便以“男耕女织”为中心，随着时间推移，长期沉淀形成了诸如包括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文化类型。

传统的农耕文化，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观念。由于对土地的依赖，大都束缚在土地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织自给”，少有流动，世世代代、年复一年地从事简单的再生产。形成了根深的“安居乐业”、“安于现状”等观念，缺乏拓外和进取精神；也造就了务实精神，注重安宁稳定。章太炎有曰：“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

有学者将传统农耕文化特点归结为如下特征：（1）悠闲性和自满意识。小富即安，惧怕竞争和冒风险。在农耕社会里，因土地肥沃，气候宜人，灌溉方便，物产丰富，价格低廉，交通方便，人们往往缺少压力而容易产生悠闲的心态。长期以来，这种悠闲的生活方式集中的表现就是生活工作节奏缓慢、效率低下等倾向，生产工作上的无压力，没有危机感和紧迫感，经济上难有外向性和扩张性发展。（2）平均主义。“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孔子曾说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并倡导在中国这片自然经济的土壤上建成一个“大同世界”，研究者们把这一思路称之为“中国农耕文化派生出来的理想主义”。

这一主义的直解就是“均”、“等”观，这一观念不仅为中国老百姓接受，而“不患寡而患不均”也成了封建统治者的经典说教。农耕社会中浓厚的家族制意识，往往使人们不能平等地承认各自的机会，同时更不愿承受其结果的不均，这就是农耕社会中平均主义的文化传统。这种长期在以家庭为核心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平均主义心态，往往排斥别人的成功，只讲结果均等，不讲机会均等。（3）保守性。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经验主义，迷信盲从，对新事物的接受较慢。“以不变应万变”、“天不变道亦不变”、因循守旧、故步自封，这是农耕土壤滋生出来的又一文化特征。农业对自然的依赖性很强，农业社会靠天吃饭，这就很容易在生产者头脑中形成等待自然恩赐、祈求天命保佑的思想意识。他们讲求实惠实际，怀疑科学理性，对一种新事物的出现首先总是难以认同，这种消极顺应自然的态度成为农业社会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其次，小农经济最大的生产资料是土地，小生产者容易由对土地的依赖演变成为土地的附属物。这种依赖性，延伸到政治和社会关系里，就是对权威和家长的依赖与仆从；发展到意识形态，就会表现为缺乏主体意识和开拓创新的精神状态，凡事墨守成规，不越雷池一步。（4）封闭性。不愿流动，自给自足，排斥合作，不关注外界变化。土地是农耕经济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古代的农民世世代代聚族而居，对土地的依恋感情尤为强烈，他们满足和习惯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况，加之生产工具极其简陋，没有也需要远距离的市场，人们的活动半径极为狭小，足不出户，一辈子就可以只生活在熟人圈子里，与外界的信息交换极为有限，人们对自己生活圈外的事漠不关心。（5）浓厚的血缘与地缘意识。农耕社会里，劳动以简单的自然关系分工，男耕女织，生产经验在上下代之间直接传递。人际交往主要在家庭内部，以及亲戚邻里之间，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家庭及家族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农业经济一直深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干旱、洪涝和虫灾等自然灾害都会对农民的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作为生产个体，势单力薄，没有组织，没有协作，没有利益责权的共存，自然也就没有抗风险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如果风调雨顺，则可以衣食无忧，一旦出现了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就根本求助无门。因此，有血缘、地缘关系的宗派亲族就成为唯一可以依赖的人，为了集合力量战胜灾难，他们之间相互依靠，任人唯亲的关系也就形成。所以，农耕文化中特别强调血缘和地缘关系，在现代经济生活和社会关系中，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仍根深蒂固，难以消除。

第二节 布依族农耕文化

一、农耕民族布依族

布依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历史悠久的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贵州、云

南、四川等省，总人口 284 万余人。其中贵州布依族人口最多，占全国布依族人口的 97%。^① 贵州布依族主要分布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安顺地区，其次是贵阳市、六盘水市、毕节地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在云南省的富源、罗平、马关、河口等县，四川省的宁南、会东、木里、普格等县，均有布依族居住。贵州布依族聚居区先后建立了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在布依族其他居住地，也相继建立了近百个布依族乡或与其他民族共同建立的民族乡。

布依族起源，一般认为可以追溯到我国古代越人。^② 根据出土文物考证，其出土的有肩石斧、有段石锛和几何印纹陶都是典型的古越人文化特征，在布依族先民活动的区域，如现今贵州的水城、盘县和兴义巴结等地都发掘出众多的“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说明在新石器时期，已经有布依族先民古越人活动于云贵高原，创造了灿烂的石钺文化和青铜文化，是开发云贵高原最早的先民之一。历史上，布依族在秦汉以前自称“濮越”或“濮夷”，东汉六朝称“僚”，唐宋称“蕃蛮”，元、明、清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称“八蕃”、“侬家”、“仲家”、“布笼”、“笼人”、“土人”、“夷族”等。1953 年，经国务院批准，统一称为“布依族”。

布依族素有“水稻民族”之称，习惯几十户、几百户聚居在一起，居住环境依山傍水，传统农业以水稻耕作为主，稻作文化至今是布依族突出的文化特征。这与布依族居住的地理环境紧密相关。布依族地区属我国南方隆起于四川盆地和广西丘陵之间的一个亚热带岩溶化高原，环境独特，自然条件复杂，自然资源丰富。布依族聚居区，苗岭山脉横贯其中，山的主脉由西向东延伸，支脉绵亘全区，主峰云雾山在都匀、贵定之间；西北部有乌蒙山，由滇延伸至黔，海拔多在 2500~2800 米，地势北高南低。贵阳、安顺、兴义、安龙、贵定、惠水一带，海拔在 1000 米以上。黔桂边界河谷地带，海拔降至 400 米左右，个别地方如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罗甸县八茂区大坪山脚，摆金河与红水河汇合处的下大湾河口，海拔只有 142 米，是布依族地区地势最低的地方。地势起伏，海拔高差大，是布依族地区的地貌特征之一。

布依族地区分布着大小河流和坝子，最大的坝子是惠水县的涟江田坝，面积近 70 平方公里，兴义坝子、安顺坝子、平坝坝子、独山坝子、都匀坝子都很著名。另外各县市分布着大小不等的山间盆地、主要河流，南部、西南部有南北盘江、红水河，北部有三岔河、六冲河，东南部有曹渡河、都柳江等，水利资源极为丰富。布依族地区属中、北亚热带湿润气候区，气候基本

^① 贵州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 贵州省志·民族志 [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2: 153.

^② 韦启光, 等. 布依族文化研究 [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9: 1.